

現代長篇小說叢書之十一

淘金記  
沙河

文化生活出版社

淘金記

PDG

九三九年冬天。

早晨一到，整個市鎮的生活又開始了。

人們已經從被窩裏鑽了出來。他們咳嗽着吐着口痰。他們大多數的人都睡得很好，既沒有做過好夢，也沒有做過惡夢。因為一切在他們看起來都是平常的和簡單的；縱然某些新的事物，如物價，兵役和戰爭，有時雖也叫人感覺生疎，感覺煩惱，但時間稍久，也就弄習慣了。

浮上他們略嫌混沌的腦筋里來的第一個念頭是工作。但這也平常而簡單：昨天如此，今天如此，已經做過好多年了。女人們上灶門口劈引火柴，脅下夾了升子到街上糴米，或者帶了桶去井邊提水。男子漢對自己的職業也熟練，是都在進行着各種必要的準備了。

有着上等職業和沒有所謂職業的雜色人等，他們也有着自己的工作日程，而那第一個精彩節目的是上茶館。他們要在那里講生意，交換意見，探聽各種各樣的新聞。他們有時候的談話是並無目的的，淡而無味的和繁瑣的。但還是旁觀者的看法。當事人的觀感並不如此，他們正要藉牠來經營自己的精神生活和找出現實的利益來。

北斗鎮是並不大的，牠只有着一條正街，兩條實際上是所謂尿巷子，佈滿了尿坑，尿桶和尿缸的橫街，但牠却擁有九個茶舖。趕場天是十三個。案照社會地位，人事關係，以及各種莫明其妙的趣味，牠們都各有着自己一定的主顧。所以時間一到，就像一座座對號入座的劇院一樣，各人都到自己熟識的地方去了。

人們已經在大喝特喝起來。用當地的土語說，這叫做開咽喉。因為不濃濃的灌牠兩碗，是會整天不痛快的。有的則在蘇蘇氣氣的洗臉，用手指頭刷牙齒，一面和同座的人講閒話。那個來得最早，去得最遲，算是湧泉居的主人的林么長子，已經把半斤荳芽茶摘罄盡了。

這是一個健旺的老人，很長很瘦，蓄着兩撇濃黑的鬚鬚。他早年的綽號是林么長子，現在叫林×嘴。因為自從民國十五年失勢以後，他忽然變來喜歡吵鬧，更加縱容着自己的嘴了。他曾經是有名的哥老會的首領，但他手下的光棍多半是鄉下的老實人，被他半帶強迫挪入流的。因此，在他的流水賬簿上有人曾經發現這樣一類有趣的項目：李老大來玉米兩斗，去光棍一個。如此等等。

現在，用那細長的蓄着指甲的手指，他正在把那些散亂在自己面前的豆牙十分當心地聚在一起，不讓有一根漏網。一面却又不時回過頭去向他身后一席的茶客張羅，對他們的談話表示一點零碎但却引人入勝的意見。大多數的茶客，我們不妨說正是爲了他若干大胆鋒利的談吐來的。他

們要借他來發洩怨氣。他們在鎮上的地位是屈辱的，無望的，但是野心卻又沒有完全死盡。在這一點上，么長子無疑佔着一個在野派的領袖的地位。

在他身后一席一共有五個茶客。全是江湖上的朋友，曾經憑着手槍或者骰子使人側目，但現在已經規矩起來，主要的靠各種正經生意找飯吃了。他們談話的內容是關於將在城裏舉行的冬季行政會議的節目。會期是十一月十號，只差兩三天就開幕了。

他們的材料大半都是靠着傳聞和臆揣來的，所以有時互相矛盾，而且極可笑的。但有一點却很一致，他們感覺得是在被暗算着，威脅着了。他們担心中什麼新的提案，同時也憂慮若干早經過的提案會認真實行起來。此外，還有一點也彼此一致，他們都樂於談那些和他們自己的利益有着直接關聯的問題，隔得遠的，他們總一笑置之，似乎以為毫無討論價值。

由於這一類人所共通的狹礙心情，在禁政問題上，坐在下首的芥菜公爺蔣青山，甚至同气包大爺萬成福賭起氣性來了。後者是正派袍哥，沒有某種祕密嗜好，他再再力說種種傳說都是故意放出的空氣，值不得顧慮。而芥菜公爺則是著名的癮者，那毒物不僅養活了他，並且使他發胖起來，長了所謂煙膘。他曾經戒過三四次，吃過種種苦頭，都失敗了。

如他的渾名所暗示，他是一個帶點辣味的人；至少嘴頭上如此，因為實際他是很溫和的，他

担心中拘留所和強戒期內那些夾着鼻涕眼淚的呵欠以及癱軟。他的胖臉上掠過一絲不快的冷笑。

「你給我保險，」他鄙視的咕咕着，「我還不知有這樣一個好靠山呢。」

「不是那麼講，」氣包連連解釋，因為他是深知道對方的脾味的，一點小事他也可以嘮叨幾天；「這樣說你哥子就多心了。我不過說是不會實行。你我還見少了麼？你去打聽一下看，一年的捐款要收好多萬呀！」

「現在不問了，」另一個人沉吟着說，「去年的皇曆翻不得了。」

「我就沒有看出什麼不同來！」么長子忽然回過頭來，「那些喝人腦髓的不一樣在吃人嗎？」

……老弟！都是騙灣毛根的，你倒聽進去了！」

「對對！看我明天還會拿茶壺做斗子麼！」

公爺苦笑着，大聲地說着反話。這惹得全茶堂的人笑了。

當笑聲停歇，那種在同樣的情況下容易發生的不大自然的沈默跟了過來的時候，一個坐在接近爐灶的方桌面前，無鬚的矮老頭子，他噉噉喉嚨，講起一段茶壺做斗子的故事。這是那種孤人，沒有恆產，也無職業，但却永遠保持着自由獨立的身份。

這人叫臧矮子。他所聽說的故事發生在光緒年間一位富翁家裏。那富翁已經快落氣了，但他

還擔心着他那龐大的產業，怕給他的獨子完全抽進那個其大無對的煙斗里去。他逼着兒子要給他一個戒絕的諾言才肯瞑目。這個機會叫他選擇上了，所以他的親骨肉果然發了誓，說他決心戒除這種害人的嗜好，至多只抽一口……。

「以後他硬只抽一口呢，」老頭子接着說：「不過這傢伙也會想，他就拿他媽一個茶壺來做斗子，一口泡子要管一天，這麼大！……」

「看你把我說得熱麼！……快爬你的呵！」公爺笑着罵了。

「他不是打趣你，」么長子解釋着，「這是真的呢！我都聽講過。他們說他的槍就像吹火筒樣，要用繩子吊在帳頂上燒！……」

還沒說完，他自己便已捧腹大笑了。

別的人也跟着笑，但却十分謹慎，生恐從芥菜子那里引起不大愉快的反響。一兩個講究息事甯人的老好人，則正在設法把話題從那毒物牽開，希望談點別的問題來轉換一下空氣。

這時候街面上已經逐漸熱鬧起來。在那些燒餅匠手里的小木棒兒，是在光亮的木桌上跳動着，吵嚷着，發出清脆的聲音。叫賣豆腐的担了担子沿街吆喝過去，街上偶然也出現三五個外表與本地人稍異的高長大漢，穿著爛襪，却極健康。他們是西北面老山裏的山民，背上高聳着一兩百

斤重的茶葉包子。他們穩重的步態很像驃駝。

額外，是零零落落的鹼巴担子和烏藥担子。除開棉花，玉米和沙金，烏藥和鹼巴也是北斗鎮一帶山城地區的特產。但是從前一般人並不怎樣重視，誰也想不到牠們會在抗戰中大出風頭，因此繁榮了市面。而且賤飽了一批批腰包；許多人都因為牠們發了財了。

么長子在兩年前便看準了這一着的。那個在城里做着小公務員的姪兒曾經告訴他，烏藥可以代替某種原料，將來一定漲價。但他的金錢有限，胆量有限，他把注意攔在別類生意上面去了。所以一有機會，他總要向那些烏藥販子探聽一下行情，雖然每一次都只能加深他的悔恨，使他搖頭嘆氣地婉惜一通。

因此，當他從一個頭纏黑布的烏藥客詢問市價，而對方胡亂應了一聲，一面伸出三根指頭比比之后，他禁不住叫喚了。

「娘賣×的，這是見風長呢！」他恨恨的說：

「這把有些人倒稿肥了呵！」氣包嘆息了，他所謂有些人是指他們共通的敵人在朝派說的：

「今天也在收，明天也在收，就像搶水飯樣！」

「他收個屁！」么長子嚷叫着，「要是老子胆大一點，他收？千萬手頭太短促了！真說不得

，前年才好幾個錢一担呀？不要多。攔牠媽十担在那裏就是了。」

「其實現在還幹得的，」公爺認真的建議，「我們集股來怎樣？」

「不行不行，」氣包搖搖頭說，「聽說要捆商了。」

「你又在亂放空氣？」長子向他瞪着眼睛。

「實在的。聽說所有的東西都要捆呢：烏藥，鹽巴，……。我看以後大家只有喝風好了；橫豎米這樣貴，城裏老斗二十元了。」

這樣一來，談話於是轉入一般的生活的訴苦上去。

在這種問題上，談話最多最精彩的是戴矮子一類的兩三個六十歲以上的老人。他們彷彿一架活的物價指數表樣，從滿清到現在，其間米價肉價的漲落，他們都大體記得清楚。他們只籠統知道目前的情形是怎樣來的，所以多少不免感到不滿。

「這樣稿下去怎麼了呀？」那個半瞎的老醫生追問着；「哼，雞蛋會賣一角錢一個！恐怕前頭就是做夢都沒有夢見過吧！」

「這就稀奇了麼，」矮子接着說；「你去郭金娃館子裏吃二分白豚看呢，——四角！才幾片呀，薄得來可以一口氣吹上天！從前怎樣？醫生是知道的，進去一坐：來四分白豚，紅重！還要



去皮帶瘦呢，——八個小錢。不信你去問，郭金娃那個老狗入的還沒死呀！」

「還還要問！」長子也插入了。「我小時候也吃過的呀。八個小錢一碗的白蹄麵，那幾多？吃一碗就塞得你半飽了。不過，戴矮子！你有什麼報怨的呢？一個人一天燙兩三個金夫子就夠你吃了。」

「像你這樣說，那些金夫子，都像是發財人呢。」

「發財人倒不是，可是你個傢伙好燙豬呀！」

「你老先生積積德吧！」矮子正經起打皺的臉；「要是我戴矮子的心腸有這樣硬，連金夫子都要騙，我早當漢奸去了。你自己也看見的，大家屁股都在外面，飽一頓，餓一頓的，夜里就盡幾根稻草。……」

「那你一天在梁子上喝風呀？」

矮子意味深長的笑著，並不答話，也不再說下去。

他是一個光棍，一個靠着骰子紙牌生活的人。並且他已經在北斗鎮混了幾十年了。他知道這裏的風俗，有許多人你是沾也不能沾的。所以他不能說那些被他哄騙的對象就是鎮上各位大爺兼金廠主人的手下管事，搗手，沙班，等等工頭工匠。他害怕着報復。

「我知道你的鬼多得很，」長子緊接着笑罵了；「謹防剝指頭呵！」

「沒說的！我大小是個光棍呀，要那樣有那樣。

「那就行；不過說句老實話，那些馬尾子真也太可憐了，要上吊，也找大樹子吧！看你雜種將來還落得到一個好死麼！」

×嘴自己開着金廠，他深知那些可憐的人們的實際情況，所以他的半玩笑的勸告，完全出自當時當地的誠實，絲毫沒有虛假。他那頑硬堅實的心腸甚至隱隱約約冒出一股苦趣。

么長子並不是一個善良人，還很貪鄙，但縱是一個惡棍，他也會在某些時機享受一點那種於自無損的同情之樂，特別是今天，心里充滿着愉快，他就自然而然對人好起來了。這愉快有兩個來源，一，他的新槽子出金了；其次，他正期待着一種更大的喜訊。

夜里，那個金廠管事附帶告訴他，根據一種傳聞，一個新金礦被發現了。就在燒箕背，那金廠梁子最高的地方。而且還不是沙金，是成顆成粒的，成色同章臘金不差上下。這是一個劉糟牙的槽子上的老工匠漏出來的；他十七歲開始當馬尾子，在金洞里爬上爬下背沙的時候便是那里，而且他還發現一個金門門呢。

但其實，這傳說已經是很普遍很早的了，不過一般人都不知道究竟，總是恍惚迷離的。在許多年老人當中，有的說好多年前燒箕背確曾開過槽子，但並無結果，所以很快就封閉了；有的又

以爲金子是出產的，半途而廢的原因在於士紳們和業主的反對。因爲那里是風水地方。現在，既然有過中人證明，情形就大變了。

所以在聽完報告之後，么長子便立刻從椅子上跳了起來，催促他的管事去找那老金夫子，約着早晨在湧泉居會面。他要親自同他談話，然後祕密進行開採手續，他叮嚀他的管事不要張揚出去，因爲如他所說，這鎮上長手桿，粗喉嚨的餓蟒，實在是太多了。

這時，因爲新來了一個茶客，那個代表一個銀行收買金子的委員，茶堂里的空氣更熱鬧了。雖然這個人兩年前還是一個城里雜貨店的老板，不足道的，但目前既然兼差着大銀行的職務，人們的看法自然不同起來，大家提高嗓子招呼茶錢不說，還爭着開，爭着讓出好位置來。這是因爲彼此都想從他佔點便宜的原故。

么長子的首席是從來不讓人的，便是城里的士紳來了，他也僅僅乾叫兩聲茶錢，至多拾拾屁股。但現在，他竟從坐位上挺直地站起來了。他把右手一攤，做出一個謙恭的邀請的姿勢。

「坐起來吧，」他歡笑的說：「不要客氣！……」

他又把他拖了一把，那委員這才坐下去了。大家於是七嘴八舌的探問着金價。

「我今天就要進城看電報去了，」那小胖子高深莫測的說。「噫，這個戰事像這樣再打下去

，恐怕還要漲呀。么大爺，你倒稿肥了哇，見天幾錢！……」

「你聽什麼人說的？」么長子佯裝着吃驚了；「像你說的，耳朵也早擠落了！你替我們想想吧，工價好貴？還找不到人呀！」

「無論怎麼說，你們總不會虧本的。」

「那也看……。」

急眨着深陷的微帶灰色的眼睛，么長子含含糊糊的說了：

「這說不定，這要看運氣……。」

「當然啊！要是靠得準長錢，我也來了，這裏的出產也確乎不行，沒有響水溝旺。單是肖三大爺那個明窩子一天挖多少呀！」

「那你又講得太過火了」，公爺客客氣氣的辯護，「燒箕背要是開出來，抵你十個響水溝呢！他肖老三算得什麼？」

「你瞎說！」長子裝模做樣的連連搖頭；「你又在放空氣了！」

「說起來你哥子也不相信，金廠里什麼人不曉得呀！你去問劉糟牙槽子上那個沙班吧，他就在那里背過沙呢。并且……。」

「是不是還挖過一個金門門子？」

「你也聽說過嗎？」

「比你早！還是娃兒頭的時候就聽過幾千遍了。不過，看樣子你真像耳朵里夾毛錢，聽進去  
了呢，——一根金門門子！……」

x 嘴裏叫着，一連打了一串響亮而清脆的哈哈。他想岔開關於燒箕背的傳說，減少不利於他的注意，他立刻就做到了。芥菜子公爺臉紅筋漲的，感覺得上上了謠言的當。所以大家胡亂笑了一通之后，談話就轉到風水，迷信，和一般謠言問題上面去了。不再是燒箕背。

但是，談話雖然精彩，茶客已經陸續回家，吃早飯去了。那些節省大家，在走的時候先把自己的茶碗移向桌心，這是表明早飯過后他們還要再吃，不再另外泡茶。芥菜子公爺向他的同伴眨了眨眼睛，彼此陸續若無其事的向郭金娃館子走去。因為生活過高，現在通不興玩漂亮了。只有少數人沒有走。林么長子便是其中一個，他在期待着那個老年工匠。

他的獨苗苗孫兒土狗子，那半點鐘前跑來拏走豆芽，並且順便搶走一張毛票的七歲的孩子，拖着鼻涕，蹦蹦跳跳跑來請他吃飯，但他費了很多唇舌終於把他趕走了。

他還要等一會，他不耐煩地急眨着他的深陷的眼睛。

北斗鎮的開採沙金，已經是相當久遠的事了。然而，爲人所熟知，像目前一樣的那種比較大規模的發掘，却在辛亥革命前後五六年間。那時候最時髦的有兩件事，其一是恭而敬之的送上半錠紋銀，幾個響頭，取得一個光棍名義；又其一，便是淘金。

但時間過得很快，雖然光棍的組織至今還是這個偏遠市鎮上一般生活的決定要素，人們仍然把牠看成正派風氣，以能入流爲榮，淘金的潮流却並沒有延長多久。然而，在一九三四年左右，當那批準亡命者從他們感覺生疎，感覺屈辱的都市里返回他們可以趾高氣揚的生活的故鄉以後，黃金的氣運又復興了。

和前一個時間相似，那些實際上沾了黃金的光的人們，他們所經常藉口的是賑濟災民。彷彿要不是他們讓那些在飢餓中徬徨的裝祿漢子，滿身泥污，擠了尖底背兜，在那暗黑而危險的礦洞里爬上爬下，所有的農人便會斷種，而這世界也就要垮台了。他們總向山溝里找人手，因爲那里困苦最深，也就是說工資更低更廉。

最近一個時期始於七七前後。起初的措詞也一樣，因爲剛才遭了荒年。但隨着抗戰的開展，

礦洞增多，最顯著的是黃金價格的高漲，舊的藉口講起來要紅臉了。同時，人們也似乎變樸質了，他們坦然的流露出對於黃金本身的迷戀。但却又立刻來了新的口實：他們是開發資源，是在抗戰建國了。他們於是大挖特挖。

所謂金廠梁子的正式稱呼叫東山。但自從這個倒霉的傢伙被一般貪婪者挖上一些大坑小洞之后，牠的本名便失傳了。牠並不很高，沒有樹木，遠看起來只是一埂漫遠的黃土丘陵。現在，則自然是一座充滿喧囂的龐大的野市了。到處都散佈着肥腸湯鍋，紅實攤子和粗野的人影。有的地段甚至粗具了市街的模样。

就在這種地段當中，一家小酒館在昨天開張了。但這所謂酒館，是和肥腸湯鍋比較說的，他只販賣着燒酒、豬頭豬尾等等不成材料的貨色的鬼味。因此，倘若同認真一點的酒館並列，那便卑卑不足道了。牠的顧主，除開管事，沙班水班，鋤沙的和洗沙的之外，高一等的人間或也來湊興致，和工匠們胡吃一通。

新開張的生意總是很興旺的。現在，又正當中午的時候，那個小小的篋摺篷子，已經給客人塞滿了。但也通共只有兩張桌面。在那關聖帝君的神位下面一張方桌子上，因為上席靠壁不能坐，連掛角一共有七個人。右手的圈椅上坐着一個面貌有點浮腫的，黃面孔的五十上下的人。細眉

細眼，微薄的闊嘴上著着兩撇稀疏柔順的鬍子。

由於這外表，以及他那比較同桌子的人的斯文溫緩的舉動，他的神氣是和藹可親的，而且經常帶着笑意。但他就是鎮上有名的白三老爺，混名叫白醬丹。一架老爺，一個沒落的紳士，在金廠梁子上是沒有他的地位的，但却普遍的對他感到畏懼。淘金一開始他就奔走着，張羅着，希望自己是個廠主，或者同別人合夥。

直到現在他還存着這點野心，雖然人們一樣對他敬而遠之，再再迴避着他。他們不僅畏忌着他本人，以及他那無窮無盡的巧妙的詭計，他們更擔心着那一兩個擋在他面前，實際上握着權力的人物。他的家產早玩光了，但是自視甚高，並不感覺處境的尷尬。他的鈕扣上吊着銀質的牙籤，手上是響水煙裝，看來很是神氣。

他的煙袋是紅銅襯底，白銅刊花的，而且正因為如此漂亮，所以吃飯，走路和上廁所，他都從不離手。因為一個水班頭子稱贊着煙袋的做工的精緻，他自己也就舉起來瞧瞧，吹了一口沾在上面的細碎的煙絲。

「還是城里焦老爺送的；」他儼然的說，「吃了幾十年了。」

「現在單是銅恐怕也要值好幾個錢呢！」



「毛錢都賣好多錢一斤了呵！」

「請酒！請酒！……」

有誰擎着杯子一舉，招呼着，大家於是就又繼續喝將起來。

但酒是無力控制談話的，反而刺激了牠，所以酒杯一攔，筷子一攔，口舌又在別種慾望下工作了。不過舊的話題已經讓位，已經不是白醬丹的煙袋了，他們在交換着金廠上的消息。

「劉大鼻子又挖夜了，」一個禿頭的中年人說，「蝕了好幾百元！其實該長錢的，就是人沒有請對頭，叫別人騙了。又抓過一次……。」

「好久的事？」三老爺問。

「還不是前一回的事，十幾個水班全抓光了。沙子堆起出不了貨，又叫賊偷了。總有一二十担吧，真是賣灰麵碰見吹大風！」

「其實這些人也該振，平常嘴吧又臭……！」

三老爺不懷好意地笑了；但他接着又問。

「現在還出沙嗎？」

「已經停工了！說是要頂。我看沒有人肯接手吧。」